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清詞序跋彙編
(第三冊)

馮乾編校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清詞序跋彙編
(第三冊)

馮乾編校

卷 十 一

梅石居詩餘題詞

黃仁硯

生查子

寫韻耐餘閑，重疊花間譜。蝴蝶又雙飛，迷入秦樓去。紅
豆種相思，不識蓮心苦。昨夜玉簫吹，一陣梧桐雨。

壬寅秋仲，倚《生查子》調，研北題。

張鴻卓

昭君怨

海上漸消兵氣。簾外涼含秋意。莫更訴流離。且評詞。我
愛玉田白石。君學梅溪東澤。賭唱太平歌。酒情多。

壬寅秋八月上浣，約軒大兄先生招飲，出示此卷，倚《昭君怨》一
闕題首，即正之。嘯峰弟張鴻卓。

《梅石居詩餘》一卷，雷葆廉撰，稿本

蓮社詞序

黃金臺

雷君約軒生峰泖機雲之地，擅沅湘屈賈之才。許玉斧神仙一家，
獨占全福；周盤龍父子兩騎，能當萬夫。烟墨橫飛，霞思煥發。賦傳魯
殿，既援管而能成；辭覽曹碑，亦停驂而即悟。淬鋒武庫，縱橫五兵；擲
筆文壇，璀璨十色。珠璣生於咳唾，錦繡隨其卷舒。蓋觀其詞藻之非
常，而知其淵源之有自矣。則有顧卿裳太史，笥儲邊腹，說解匡頤。元
相腸胃之文章，映日可見；興公安排之筆硯，徹夜生光。君則酒載揚

亭，衣傳范鉢。色何妙語，善學浩然；石介雄辭，克宗孫復。而於倚聲一道尤得其指授焉。遂乃酒後鳴箏，緣情善製；燈前側帽，顧影自憐。以慘綠之少年，擅吟紅之韻事。清華煉骨，奪出梅胎；纏綿運思，通入藕孔。方干織字，早得龍梭；沈約諧音，詎煩牛鐸。綜而論之，玉龍回雪，翠鸚拖秋，其詞之壯也；菱畔鷗眠，松陰鶴定，其詞之幽也；海人浣月，溪女洗花，其詞之潔也；上九采蘭，初三贈藥，其詞之艷也。故能調和鳳律，節協鸞歌。古音欲仙，餘響遠出。擬廉夫之鐵笛，四座爭傳；探昌谷之錦囊，雙鬢解唱。豈讓言情之潘令，何慚顧曲之周郎。僕也來自鷓湖，安居鶴浦。鷄豚近局，暇輒相思；鷗鷺閑盟，久而益密。斗酒作撲蝶之會，雙柑選聽鶯之場。詩境同探，賞黃花於三徑；畫船共載，玩紅葉於九峰。不憚歐梅贈答之煩，難忘高李登臨之趣。甲辰之春，曾為約軒撰詩序，今復以詞序見屬。聽紫雲之曲，曷禁移神；聆白雪之歌，尤須擊節。君真好事，頻傾仙掌之珠；我愧不文，更著佛頭之糞。道光甲辰十月，平湖愚弟黃金臺頓首拜撰。

蓮社詞跋^①

佚名

咸豐元年五月中旬，小住郡城，連日蒙諸同人招為文酒之宴，致足樂也。時同席者為葉桐君、錢鼎卿、張筱峰三廣文，李□英齋尹，孫次公明經，張小山、楊小瀛茂才，雷研農暨其令郎約軒茂才、顧韋人司奏，並志諸雅興。

《蓮社詞》二卷，雷葆廉撰，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三一山房詩餘序

蔣湘南

王著亭公子將刊其尊甫春泉先生遺稿，以詩餘二卷屬余審定。

^① 此條為墨筆，原刻無。

余讀之，慙恍自失者累日。作而曰：“先生，其詞學之中興者乎？”先生始來吾邑，在道光之初載，嘗訪吾邑之能爲詞者於吳南池縣令，縣令稱薦余，以是相識。三人者朝倚聲而夕勾隊，酒酣以往，不自知其淋漓何極也。先生服膺姜白石，不事雕繪，以天機自然爲主。而分刊節度，期於能歌。余皮傅蘇辛，與先生詞派不同。而聲律之分合，節奏之高下緩急，研之審而譜之詳，其見解同於先生，故先生有所作必示余。余自愧才遜，欲自焚其詞稿者數數矣。世之詩人，往往薄填詞爲小技，不屑道。其爲之者又不別詞於曲，誤以度曲當歌詞，不知詞之律細於詩，而格高於曲。其入譜也，與唐詩人所爲樂府，金元人所稱南北調者，差毫釐而謬千里。自宴樂新曲失傳，八十四調琵琶譜又亡，於是詞之歌法不聞於世。前人三百年但有詩曲而無詞。今代所稱詞人，如陳其年、朱竹垞、厲樊榭、蔣心餘諸公莫不人玉田而家《草堂》。而先生更以本色雅音，張白石老仙之幟，接軫其後。移宮換羽，銖黍合倫，有神明於宋人之琴趣，而爲今代諸公所不逮者，欲不以大家尊之不得也。余之所以推爲詞學中興者此也。先生居吾邑一年餘，旋入京師。余饑驅四出，客食數千里外。南池宰山右，各不相問訊。久之，聞先生吏江西，循聲大起，又久之，聞先生卒官，江西人請祀於名宦。竊嘆先生之所以千古者，別有本原，而填詞一道，亦將如《廣陵散》。今覽其遺稿，猶如見先生抵掌而談，袞袞不倦之概。回憶酒旗歌扇、茶影燭光，與南池三人酣嬉傾倒時，前塵昔景，恍如夢寐，屈指二十又二年矣。南池既久沒，余亦頹唐才盡，無復少年結客意氣。所幸者，先生有令子，傳其家學，此數十閱行將大顯於天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夫豈無讀之而慙恍自失如余者乎？

蔣湘南《七經樓文鈔》卷六，同治八年（1869）刻本

亦有秋齋詞鈔序

顧 翰

嶺南荔支，色香味兼備，乃果中之珍品也。米顛之石，縵瘦透俱有，乃石中之珍玩也。至詞之妙，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其詣微

處，正不可說。吾讀西農之詞，蓋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矣。故但加墨其上，以不贊贊之。道光癸卯夏五，重讀於皖上之洗鉢山房。兼塘弟顧翰謹識。

亦有秋齋詞鈔序

顧 翊

昔仇山村序樂笑翁詞，有云“鉛汞交煉而丹成，情景交煉而詞成”，豈不以日魂月精，調坎離之龍虎；山竽水籟，合陵谷之牝牡。橐籥既得，律呂自宣。火轉純青，室生虛白。斯能乞刀圭而換骨，驅烟墨以悅魂。然而玄亭雕篆，終歸淡雅；慧地鎔裁，亦標隱秀。美珠不畫，奇花自胎。如風之過簫，如水之去腐。何必引被蹋壁，月煨年煉，始足挹其皇波，塞其高葆矣乎？樂府之作，動乎天倪。溯其初諫，固風雅之末孫；引其靈苗，亦命騷之別子。故玉田倚聲，動合宮羽；石帚析律，嚴於申韓。固異夫蛙咬溺音，羊夷鄙曲。動里耳之嗑笑，煩方家之責言矣。西農先生地處詞鄉，里占樂庫。白石道人之所翔泊，弁陽嘯翁之所娛娛。四水瑩其心神，三高養其鄴鄂。披榛得眼，截竹寫心。莫不衽若交竿，豪如舞蔗。引手成錦，吹氣勝蘭。吸光飲淥，衣魚食鷗。寄朝雲國之麗辭，發水晶宮之浩倡。神蒨八采，珍木九香。奇牙宜笑，謝彼華丹；瓊骨能飛，甯然冰雪。語其皎潔，則光水爲之子孫；撻厥英蕤，則櫟榆合乎兄弟。銀手如斷，鐵面不呵。思壯而風雲自開，情深而木石皆動。凌颿欲舉，飲露能仙。是則帝藥八齋，不需服餌；媧石五色，無假爐錘者也。僕籠綴傭音，閑挈單慧。能意野士，曼都斥仙。家火丹鉛，踞竈觚而奚益；尺涔寸潦，跳井幹以何知。乃辱遠視鴻編，珍貽鯉素。徵連狝於蒙叟，期流水於牙生。夫嘗羔桃穢胎，然後知莪茷之無味也；聆號鐘濫脅，而後知瓴缶之可嗤也。況復吳鐸舌破，莊瓠腹空。紅蠶失緣，罷馬中槁。歐絲之樹，萃兮青黃；食蜜之蟲，俄焉酸苦。筆成魚噉，心等井罍。長蘆釣師，君真嗣響；楓江漁父，蒙愧知言。聊因蠹管之窺，用代韋弦之贊。道光丁未仲秋，無錫顧翊叙。

亦有秋齋詞鈔題辭

顧 翰

鵲踏枝 西農詞兄長短句初似《花間》、《草堂》，
後乃入石帚、玉田之室，因填此調，以志欽佩

吹到秋風曾有幾。雁拍微雲，便做愁天氣。寂寞僧寮身暫寄。
菊花三兩開猶未。誰把雕蟲稱小技。無限情懷，都在蟲聲裏。
玉笛橫吹樓可倚。新歌懶倩紅紅記。

方 朔

鵲踏枝 校西農大令《亦有秋齋詞》題首，用顧兼塘先生韻

海內清才今有幾。飲露餐風，還帶紅雲氣。瑤島神仙塵宇寄。
讀時祇問梅開未。論入微茫非小技。卷中評點俱係兼塘墨迹。深
識詞人，都出烟波裏。君近寓吳江之垂虹橋畔，兼塘未仕，亦常往來於此。
“曲終過盡松陵路，迴首烟波十四橋”，姜白石由石湖携小紅過垂虹作也。月底
尋來誰可倚。霓裳舊曲分明記。

朱 藜 照

一萼紅

正良宵。按紅牙記拍，逸韻與秋高。蟾窟研霜，驪宮聽月，天風
吹度瓊簫。謾說玉田人杳，嘯空山、雲影筆重描。紅豆拋殘，烏絲寫
遍，曲曲魂銷。燕市吳山游遍，又棠陰新布，皖水停橈。官閣梅
花，故園螺翠，尊前幾費吟毫。算渭城、殷勤重唱，擁黃綢、此際興尤
豪。更灑蒼生墨雨，甘澤成謠。君工書法，惠逮士林，奉爲楷則。

江臨泰

水調歌頭

把盞挹薇露，浣手讀新詞。編來黃絹幼婦，一一寫烏絲。自是
玉田儔侶，也有屯田標格，喬采散紛披。檀板席間度，低唱付紅
兒。琴堂靜，漁笛譜，和應稀。舊游曾憶苕霅，山水更清奇。客
也引商刻羽，暇則裁雲鏤月，白石韻留遺。夢窗云從石帚游苕霅間三
十五年。愧我就衰柳，猶作晚蟬嘶。拙刻《煮石山房詞鈔》呈政，故云。

徐漢蒼

鵲踏枝 西農先生出示《亦有秋齋詞》屬題，
即用蒹塘大令韻，春蠶絲盡，良用憮然

碧海遺珠今剩幾。秀攬天都，便襲靈芬氣。歲庚子，君治海陽，因
燕雲亭司馬始識君。雪夜征鴻曾暫寄。芙蓉夢破青猶未。 變羽移
商誠絕技。南渡名場，半在包羅裏。紅豆拋餘情獨倚。瓊簫艷煞紅
兒記。

程紹裘

鵲踏枝

海內名山曾到幾。怪底臨池，筆帶烟霞氣。遠別欲拈紅豆寄。
雪深如許鴻來未。 共讀新詞稱妙技。托意誰知，多在秋聲裏。
我亦情癡闌角倚。十年舊夢模糊記。

趙對澂

鵲踏枝

屈指詞壇人有幾。嚼徵含宮，齒頰餘香氣。一卷瑤華珍重寄。
天涯解識相思未。 檀板輕敲稱絕技。無限低徊，進入秋心裏。
笑我新聲愁獨倚。酬紅舊曲憑誰記。

戴銘金

臺城路

秋風易惹相思夢，皖江遞來雙鯉。細展苔箋，新鑄棗本，歌徹玉
簫聲脆。一行作吏。羨判牘閑時，嚼宮咀徵。顧晉評量，海南鮮荔
色香味。 往年攬環結佩。畫屏同譜曲，拈豆能記。露滴紅衣，
塵凝碧鏡，謂集中四水亭看荷及題余明月倚闌圖。多少珍珠排字。分襟
雪水，覺覽勝江山，墨騰豪氣。困我窮愁，筆花枯盡矣。

高崇瑞

高陽臺

高調蘇辛，曼聲周柳，操觚各詡尚家。誰杼瓊思，妍辭新譜紅
牙。清空洗得塵氛淨，躡花間、芬吐開葩。唱嬌鬢、合向旗亭，畫壁

傳誇。伊人舊擅裁雲手，羨紫庭授簡，赤縣栽花。近喜龍眠翠蛾，恰對官衙。纏綿箏語堂琴叶，更何須、絲竹淫哇。嘆淺才、難學顰眉，空自塗鴉。

陸長春

買陂塘

浣銀毫、墨螺澹沁，桃箋寫就新稿。一雙蝴蝶沿階上，禁得落花風峭。衙放了。有解事紅兒，半臂香熏早。隱囊紗帽。向簾底吹笙，茗邊讀曲，清福讓修到。年時夢，可惜匆匆易覺。綺懷儂亦繚繞。翻香小令題歌扇，陳迹尚留鴻爪。烟水渺。悵鬥鴨欄空，甚日移歸棹。竹枝詞好。趁雪霽旗亭，雙鬢賭唱，拌共玉山倒。

董蠡舟

酌江月

檀痕細掐，把情絲一縷，穿成紅豆。打疊銀箋書小字，忍俊落花時候。茗碗熏爐，笛床箏柱，清福能消受。官閑如水，吟肩比鷺還瘦。最愛樂題新翻，井華汲處，都唱屯田柳。家在垂虹亭畔住，鄉夢也應回首。茗水漁竿，蘋灘釣笠，有個烟霞叟。何時爛醉，高歌共拍銅斗。

鮑之俊

賀新涼

絕美湖山後。想當年、詞壇幾輩，含商咀徵。南渡風流誰嗣響，此調不彈久矣。却滿地、鯽魚名士。略解嘲風兼弄月，算知音、便詡真才子。修得到，幾分慧。近來妙手推朱竹垞厲樊榭，幸相逢、茗溪詞客，龍眠仙吏。畫卷詩奩清供好，公牘餘閑料理。侯有“公牘餘閑”小印。治縣譜、珍珠穿字。面面綠陰圍几席，隔疏簾、清簟涼於水。長短調，纂琴史。

顧翊

鵲踏枝 次家兄韻，題《亦有秋齋詞》

令我魂消曾有幾。一卷新詞，吹度如蘭氣。脉脉相思無處寄。

楚天似墨鴻歸未。莫怪才人誇絕技。幾日秋風，家在蘋花裏。
喚個雙鬟將笛倚。烟波回首君應記。

李可久

金縷曲

乙巳重九，頓迹宣城，風雨秋窗，頗苦岑寂。因携屐訪趙野航學博，暫展言笑。乃於郵笥中得《亦有秋齋詞鈔》一帙，遂共披賞。誦甫數疊，客至遽罷。影事心頭，久勞夢想。今春將赴皖江，重謁蘭厓顧丈，蒙以詞序見示，即序前所見詞鈔也。瀕行，乞得一本，篷窗展讀，如接素心。就集中《金縷曲》原韻，率成二解，用存思□。

涼浸眉篷透。爲瑤編、頻年心醉，今番在手。早是孤吟成獨賞，偏值分離時候。剩靜夜、釭花如豆。小按紅牙官閣裏，却將來、誦熟書生口。吟袂把，暫相守。前塵一晌心期負。問年來、天涯知己，伊誰情厚。遞到新詞煩驛使，記取萸槃重九。便呼酒、自敲銅斗。月樣嬋媛波樣細，寫空明、象管工嵌鏤。思裊裊，似秋瘦。

恨縷翻愁樣。又東風、無端吹送，木蘭舟上。如此靈芬真絕世，令我眉稜軒爽。便驚起、白鷗三兩。斜倚篷窗拈短笛，譜新聲、不待紅兒唱。塵撲去，幾千丈。爲伊半霎煩襟敞。甚□蹤、低迷身世，漂零無恙。心力枉拋成底事，贏得許多愁障。□剩得、箏琶凡響。皖水迢迢烟樹迴，但龍眠、山色遙相望。憑□□，倍惆悵。

汪趙棻

醉太平

吟春曲欄。聽秋小園。幽情都付雲箋。更鳴琴燕閑。芳妍碧山。清超玉田。笛聲飛滿江天。對斜陽暮巒。

汪曰楨

玉漏遲 用四水潛夫題夢窗《霜花腴》詞集韻

俊游吟侶少。蘋花開落，汀洲人杳。春暮江南，別緒暗縈愁抱。獨自齋音強度，只小步、閑園頻繞。聊一笑。青紅草換，鏡中年

少。遥想弄月鳴琴，有四野弦歌，助君清嘯。嚙微咀宮，應憶故山花草。好付蓮娃趁拍，和葉底、幾聲幽鳥。孤夢悄。殘蟾屋梁同照。

鈕福疇

金縷曲 集是編成，漫填此解，非云自叙，聊當尾聲

綺語應須戒。怎删除、才人結習，狂奴故態。艷福幾多清福少，一樣愁來能解。也一樣、煩來能耐。錦瑟華年弦柱換，對菱花、兩鬢青青改。填不滿，恨如海。烟花勝地烟波債。有當初、姜張妍手，靈芬遙丐。扇底樽前長短調，賺得一番瀟灑。便賺得、一番慷慨。吳市吹簫燕市筑，又淮南、叢桂留人在。風月券，用錢買。

《亦有秋齋詞》二卷，鈕福疇撰，道光刻本

亦有秋齋詞鈔序

方朔

虎嘯風冽，山崩鐘鳴。千里應聲，尺書如面。重陽後六日得閏月海陽見和長調詞，慨然增遠別之思，深知音之感也。不棄葑菲，敢布芻蕘。竊以爲詞者詩之餘，胎源六代，流衍三唐。小令推五季爲射雕，長歌至北宋乃入格。若夫稱砥柱於中流，窮笛家之極軌，其惟南渡諸子乎？蓋以烟花勝地，戎馬新疆。西湖風月，每收中露之吟；北地燕支，多人黍離之咏。況乎運之所至，藝有獨工。家徵歌於滯宮蛾眉，人問曲於梨園白髮。過腔之題，標之白石；煞尾之字，嚴於夢窗。類能推闡新聲，共鳴絕調。所以上下百六年，橫斜十五路，俱成弦誦山河，舞歌世界，固不僅《詞源》二卷辨律呂於窈渺，示指趣於纖微也。閣下菰城華族，苕水才人。文如兔穎，擢秀於一門；材比吳綾，充貢於上國。自爲仙吏，大播循聲。尤難得者，戟戶飛鳧之下，不廢吟哦；棠陰駐馬之時，自成風雅。見和《貂裘換酒》詞二闕，秉體於叔夏，取氣於幼安，采奇於邦卿，捋險於君特。而涉趣則露東仙之綺，用情則參竹屋之癡。堯章騷雅，或湧毫端；守齋謹嚴，時形字裏。

文不過二百言之多，業却爲半千載所少。誠足追蹤秀水，繼武錢塘。爲生乎詞人故國之殿也已。朔細習倚聲，偶能顧曲。家在大江東上，亦吟驚濤亂石之篇；身當錦瑟年華，不少彩筆斷腸之句。兼之愛歷江湖，叩舷多唱；連爲賓客，彈鋏有歌。然而足不出吳楚，胸不脫米鹽。儻無文獻之真傳，豈造牙弦之絕境乎？所望公餘成曲，即捲郵筒；書後剩行，更添近作。陽春之調雖高，郢中之人必和。要亦不失趨步，便可直繼音聲。又聞閣下現在已授石梁，今冬明春，即赴新住。石梁於南省不二百里近，他日就試秋闈，或拏訪戴之舟，或載問奇之酒。辛老帥准，不必定招劉過；范公愛士，自當異待姜夔。不識鏤心嘔血，可能爲《念奴嬌》、《暗香》、《疏影》諸闋一供詞場佳話耳？見和之章，依韻奉答。海陽留別，已刻諸詩，亦題二律於後，伏望納之。圍爐吮墨，掬雪摘文。慈竹紅梅，諸惟珍重不宣。

汪蘭皋

滿江紅

如此江山，應只戀、苧絲蕤帶。有先輩、神仙梅福，出塵環珮。采藥名山穠舜耦，種花古縣甘棠埭。說當年、牛耳主騷壇，楹書在。宮羽換，飄青蓋。桑海變，於今再。把銅弦鐵撥，一時都廢。流涕莓苔留我掃，忘憂萱草思誰北。喚吟魂，閭闔奏鈞天，聞仙歎。

費樹蔚

鵲踏枝 上元庚申二月，借韻奉題，爲覲唐君宜屬

此事今餘耆宿幾。似我粗疏，語乏烟霞氣。愧汝殷勤先集寄。鈍根參得深禪未。未必射雕穿虱技。也穀銷魂，細雨春燈裏。小病藜床吟徙倚。數行淡墨聊題記。

周慶雲

鵲踏枝

廿四番風吹第幾。展卷微吟，翻訝橫秋氣。別有騷心三楚寄。江潭搖落君知未。休笑屠龍無用技。宮羽蒼涼，寫入琴樽裏。

妍手姜張聲遍倚。鄉間應補詞人記。

王蘊章

鵲踏枝 用鄉先輩顧蒹塘先生奉題西農詞丈《亦有秋齋詞鈔》

海內詞場今有幾。家住垂虹，不少如虹氣。一朶靈芬心事寄。
烟波舊債償還未。丈自叙詞有“烟花勝地烟波債”句。 參透香禪成絕
技。難遣秋心，衰柳斜陽裏。我亦新聲花外倚。旗亭只少雙鬢記。

傅熊湘

鵲踏枝 約集中論詞《百字令》語，用蓴農《鵲踏枝》韻

妙悟而今能有幾。參透香禪，一洗粗豪氣。牙拍歌筵聊與寄。
風流解似姜張未。 滴粉搓酥原小技。綺語都除，一片空明裏。
涼月滿亭人獨倚。當年詞境憑誰記^①。

潘飛聲

無錫王蓴農蘊章明經出視吳興鈕西農先生《亦有秋齋詞》，

當夜讀之，演其詞意，成詩四首，奉題

炙研圍爐吮筆宜，官窑品定定州磁。玉梅池畔無消息，吟瘦東
風第一枝。

波紋吹縵綠參差，風景垂虹逐漸非。獨有陽春腸斷句，落花偏
上酒人衣。

白嶽紅霞縹緲明，妒他携手許飛瓊。靈芝九葉難重見，猶聽雲
華玉珮聲。

苕水苕花古渡頭，七橋新漲膩如油。雨生遠宦蒹塘別，誰寄南
湖一段秋。

朱祖謀

奉題西農先生《亦有秋齋詞》，以應其孫君宜明經之屬

鄉國論詞伯，嚴九能朱立齋舊見稱。青衫百僚底，白石幾人能。
坐攬天都秀，如傳慧日燈。諸孫工洛誦，參錄愧吾曾。拙纂《湖州詞

^① 記，原誤作“寄”。

錄》登先生詞八章。

徐 珂

鷓鴣天

燕筑吳簫響自遒。淮南叢桂儘勾留。“吳市吹簫燕市筑，又淮南、叢桂留人在”，西農丈《金縷曲》自叙句也。凍雲沈邃能妨夢，新月窺尊爲祓愁。思故國，卧滄洲。承平裙屐想風流。殘鴉衰柳夕陽外，不信人間只有秋。

亦有秋齋詞鈔跋

鈕 魯

曩於民國七年，與覲唐從兄刊行先大父遺著《亦有秋齋詩鈔》一冊。嗣後檢得家藏已刊本《亦有秋齋詞鈔》，魯恐年代久遠，先人遺集散佚無傳，爰於原有題辭外，復請當世名賢續題若干首，重付手民，以廣其傳，並冀後子孫世守弗墜焉。民國十年夏曆十一月，孫男家魯督曾孫澤陸校字峻，謹識數語於後。

《亦有秋齋詞鈔》二卷，鈕福疇撰，民國十年(1921)印本

小羅浮館詞序

馮調鼎

鷗波寫影，王孫點筆之辰；雁塞橫秋，詞客倚樓之夕。過旗亭而競畫，有井水而能歌。曲傳弦外之神，妙辨江心之味。竹聲新月，重締古歡；花庵遺風，尤工妍唱。野航先生餐霞在胸，煉雪於手。寄寵柳驕花之思，綜竹枝水調之遺。家居金斗名城，周郎善顧；人在玉山閭苑，子晉能仙。飲僅勝夫一蕉，才乃逾於三影。采毫搖碧，樵天上之霓裳；法曲酬紅，補焚餘之樂府。月照海棠，花底愛玩情深；春歸豆蔻，梢頭遠姚韻合。早游浙水，鯉對能詩；雅集邗城，梅開善賦。二分明月，阿麼之芳草烟銷；一角西湖，蘇小之香車雲杳。單衫小扇，不乏閑情；畫舫清尊，偏多綺債。既而芙蓉佇鏡，苜蓿堆盤。秋

浦訪李謫仙之蹤，南譙賡曹孟德之什。吟毫益富，宮譜彌調。細按紅牙，重翻白紵。花名蠲忿，靈鳥雙棲；豆說相思，微波遠托。笙寒吹玉，燒蠟淚以成堆；箋小裁花，蘸金壺而灑汁。春婆有夢，秋士多悲。氣澄於蘭，人瘦如菊。重以黃初之辭筆，暫爲白下之寓公。林淑鮮娛，琴樽跌宕。橋通皂莢，門對青溪。三月烟花，馱來越艷；六朝金粉，韻入吳歛。偕孫楚而登樓，盼桓伊而邀笛。叩舷低唱，合放總宜之船；連袂高歌，宛讀有聲之畫。才人結習，斑管含葩；冷宦因緣，閑階上蝶。忝喁于之互叶，慚惶引之難工。却手琵琶清，打頭屋小。紅情綠意，更參文字之禪；鐵板銅弦，試載江湖之酒。道光癸卯夏五，金壇馮調鼎拜撰。

《小羅浮館詞》五卷，趙對澂撰，道光刻本

寄影軒詞稿序

徐作梅

高山流水，渺渺思君。陽春白雪，迢迢寄我。披吟一過，美哉！颯颯乎其思深，其詞婉，其韻悠然以長。噫！硯秋真無愧三影郎中之家風歟？吾乃爲硯秋更有說焉。夫詩言志，歌永言，華黍由庚，笙闕可補；耕田鑿井，壤擊能歌。《子夜》傳情，大都五字；旗亭畫壁，不外七言。葩經三百篇，古詩十九首，無不可被諸樂府，播入管弦。自小令興唐，長調起宋，而詞與詩分。自元崇北曲，明唱南音，而曲與詞又變。究之其製雖異，其源則同。香草美人，本寓言之微妙；忠臣孝子，根至性之纏綿。三疊陽關，魂銷萬古；一聲河滿，淚落千秋。莫輕議倚聲之卑，更無失風人之旨。曉風殘月，柳屯田但解曼聲；鐵板銅琶，蘇玉局惟工古調。兼而擅者，實難其人。至於金縷提鞋，香階割襪。播風流之綺語，作名教之罪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自當張我雅典，遏彼淫哇。僕也《蘭畹》、《花間》，粗知按譜；歌衫舞袖，自悔多情。竊願與我硯秋鼓吹休明，參稽正變，作騷壇之巨手，定詞律之正宗也。時在道光甲辰上元節後，愚弟廣陽調菴徐作梅拜序。

寄影軒詞稿序

黃紹昌

夫張急調下，應侯悲午子之弦，風逸烟高，劉勰賞屈原之作。此何故哉？良以事境匪一，而侘傺彌傷；人心不殊，而殷憂易入。况夫干戈飄泊，宦海沈浮。惜別則鳥驚心，感時而花濺淚。遏雲響厲，有甚於秦青；清角音悲，似奏虞師曠。有不迴腸蕩氣、雷嘆頽息者乎？紹所以讀硯秋諸詞，而不能無感也。刺史蚤飲香名，弱弄柔翰。瓊書口吐，連篇芍藥之花；華藻雲飛，滿篋葡萄之錦。春蘭文艷，爛襄邑之妍辭；夜桂詩工，奪義山之麗唱。尤耽綺語，妙解新聲。是花影後身，得玉田嫡派。銀箏自按，並《金荃》、《蘭畹》而同工；春牘親持，與竹屋、蕢洲而合響。然而意由境設，文自情生，不資灌辟之功，無與音聲之妙。彼其閱歷，固可得而陳焉。夫其金鷄石側，家鄰文選之樓；白玉峰邊，地接仙人之浦。三行榆柳，拓子山之小園；兩樹辛夷，類微之之舊宅。盤中苜蓿，官已厭虛寒飢；陵陬絳趺，職且潔其蘭膳，眷深情於子舍，洗塵夢於春明。每當陳局露初，奠爵星晚。有慕閑居之樂，可描家慶之圖。此一時也。亡何，銅馬興妖，蒼鵝扇孽。繡袍華幘之衆，袞冕稱雄；虎踞龍蟠之鄉，狼狽據地。飄零王粲，蓬鬢驚凋；毀瘠張敷，梨宗悵賈。斯時也，吹臺琴室，踏殘青犢之群；寶軸琅函，付與紅羊之劫。帘垂杏隴，賣酒何人；花落桃源，避兵無處。紅牙紫玉，魂銷長板橋頭；金雀鈿蟬，香散秣陵城裏。賀方回斷腸之句，自譜長歌；庾蘭成悲哀之賦，祇供痛哭。此一時也。過河魚泣，愁停桃渡之橈；戢翼鳥窮，又貴長安之米。玉河漲闊，瓊島陰濃。尋舊雨於天涯，盼碧雲於日下。酒壚人邈，處仲於焉寡歡；塵榻齋空，允明因之屑涕。春生老屋，公人都寓丁香書屋。癡染吟毫；霜冷金臺，聊棲倦羽。此一時也。及夫姑洲遠別，庾嶺南來。八口浮家，一官曳紱。蠻烟蛋雨，帆飛瘴海之波；香霧雲鬢，槳溯珠江之月。擷曉露於素馨田畔，裊涼颺於紅荔灣前。剝桂醕而芳融，揚冰紗而暑去。采珠曲就，便付珠娘；倚瑟歌成，即填瑟部。么鳳桐花之國，儘可埋憂；青山綠水之間，且堪作吏。豈知種花之縣，鳧騎猶淹；萑

苻之區，狼烟遽起。嵩螺路險，磷火宵紅；龍母巖深，陣雲晝黑。於是鞍馬從軍，木牛轉餉。草毒狼之檄，墨灑矛頭；屯控鶴之營，氣寒劍膽。書鞭句好，唱穆護而偏豪。嘯葉聲高，雜饒歌而愈健。此又一時也。嗟夫！風塵落魄，空嘆勞薪。兵燹頻年，喜存幸草。身其境者，幾斥毛錐^①爲無用，焚筆觀而不辭矣。而乃芬芳悱惻，寫平子之四愁；鬱律磈峴，咽野王之三弄。辛稼軒斜陽烟柳，媿其淒清；柳屯田殘月曉風，遜其蕭槭。夏統托意於《小海》，引聲而晦冥；韓娥奏技於雍門，聞曲者於邑。至於美人香草，瑤情更深；玉白花紅，艷體間作。虢費虐錦纈，含嚼虐宮商。如見其人，傳諸作者。紹綺齡捉搦，略解之無；樂府謳歛，莫諳四上。牛鳴猪駭，審音有志而未能；《折柳》、《皇琴》，里耳雖悅而自笑。猥以雕蟲之技，謬推據馬之才。詫長吉作古人，呼鄴侯爲小友。連蜷雌霓，讀許王筠；上下雲龍，贈來東野。備搜錦製，命我弁言。今者花苦將離，柳還縮別。水程三百，渺羊石之孤烟；猿鶴一船，澹岐江之殘照。謹揆玉臺之序，聊當陽關之歌。所願進而彌工，老當益壯。紅妝按拍，語妙虐迦陵；白髮填詞，名高於祭酒。一官一集，宜雅宜風。倘懷慘綠之少年，幸貽銀翰；如聽小紅之低唱，再掏瓊簫。同治己巳四月，鐵城治晚生黃紹昌敬撰。

寄影軒詞稿自識

張觀美

《鴻雁》之章有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噫！古人先得予心矣。予值蹇遇，寸心焦灼。絕無閑暇，豈猶托筆墨以娛意？第當無聊之極，憂憤填膺，歌以當哭。音律之深邃，非予所熟習也。世之覽予作者，其諒予志，憐嗷嗷之哀鳴已爾。咸豐辛酉嘉平月，編次《寄雲詞草》於青溪舟次。硯秋自識數語。

① 錐，原作“椎”。